

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

抗日戰爭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(上)

李英儒◎著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中国现代军

——抗日战争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★（上）

李英儒◎著

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斗在滹沱河上 / 李英儒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3.5 (2009.1 修订)

(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. 抗日战争 / 黎白主编)

ISBN 978-7-80171-004-8

I. 战…

II. 李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6447 号

战斗在滹沱河上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6 字数 180 千字

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71-004-8

定价:55.60 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目 录

一	(1)
二	(11)
三	(20)
四	(33)
五	(44)
六	(52)
七	(64)
八	(71)
九	(86)
一〇	(103)
一一	(112)
一二	(128)
一三	(138)
一四	(151)
一五	(161)
一六	(170)
一七	(188)
一八	(205)
一九	(223)
二〇	(234)
二一	(246)
二二	(265)

目 录

二三	(284)
----------	-------

二四	(299)
----------	-------

附录（一）：红军长征的故事——

之一：传奇的泸定桥	(303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之二：金沙江畔	(316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之三：在人迹罕至的地方	(330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之四：绽放在冰雪的雪莲	(340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之五：血染行军路	(343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之六：魂驻小红桥	(34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之七：诞生在草地	(349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之八：狭路相逢勇者胜	(352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之九：一寸河山一寸血	(357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附录（二）：人民的上马石——彭德怀

之一：华灯初上	(387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之二：开国大典	(401)
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

沿河村像一个受了重伤的战士，无精打采地躺在滹沱河南岸；围村的榆树柳树大部被拦腰锯倒，树枝抛在树根的旁边，树干被拖到村北摆渡口上，搭作军用浮桥；十字街左面合作社的房顶子烧坍了，新白杨木的窗户变成黑炭条，窗户上面的砖墙，熏染上一层黑烟，一看就知道火舌头是从这里吐出的；右侧麻糖铺，烧的剩了孤零零的四堵墙，成年蹲在灶坑炸麻糖的歪嘴连喜，被鬼子挑死了，尸体横躺在铺子的门口，麻糖盒一扇一扇的滚了满地。尸首旁边，有连喜挑麻糖的扁担，上面染了几片殷红的鲜血。被脚印踩乱了的土地上，两只脱落的金牙闪着亮光，纪录着敌人付出的流血代价。

合作社对面是抗日完小，学校里歪脖槐树上挂的那口钟——钟是万历年间造的。

学校上课、全村开会集合都靠它发号令——连同维系它的树干，一起被刀劈断，砸到学生厕所的尿坑里了。学校围墙上白色大字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标语，被鬼子涂抹去“日本”添上“八路”两个字，添了下款“大江部队宣”。

课堂上的书桌板凳统统搬到操场去了，桌上地下乱扔着鸡骨、鱼刺、大米饭粒子、纸烟头、空罐头盒，还有砸碎了的水壶饭碗。

临街的操场边上宰了几头耕牛，好几嘟噜五脏六腑湿漉漉的堆在墙根下，一群青蝇互相挤碰着脑袋在聚大餐；远处一颗被遗弃的黑牛头，倒竖着一双长长的牛角，瞪着褐色而无光的眼睛。街上是无人走动的，老鼠和麻雀都胆大了，它们上飞下跑一齐出动，赶跑了牛肺脏上面的红头青蝇；然后，它们又唧唧啞啞地互相撕掳。猛然一阵风来，刮的鸡毛飞扬，麻雀受惊地飞到房檐上；风停了，麻雀又唧唧喳喳地飞了下来。

沿河村两条长长的交叉的十字大街，静的连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只有挂在天空的五月太阳，照耀着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对中国和平农村烧杀蹂躏后的凄惨景象。

到了第五天的下午，大街上才出现了一个人，这人四十多岁，大高个，长驴脸，多少有点驼背，走路斯斯文文的；许是为了“扫荡”后第一次走大街的缘故，他神色有些慌张，左顾右盼地像在寻找什么似的。

当他发现麻糖铺歪嘴连喜的尸体时，他头发根子直发乍，像谁推着他的身子一样，脚步陕的几乎是在向村北跑。

这个人叫吴二爷，是前天夜里同地主老东偷偷回村的，他们离开家仅仅四五天光景，沿河村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。

沿河村是冀中安平县远近驰名的模范村，全村三百余户，约有二百家抗属，青壮年绝大部分参了军，前后三次扩军工作，全村青年抗日先锋队总是向邻村青年挑战集体入伍，因此从冀中军区的主力兵团到县大队、区小队，哪一个单位都有这村的干部或战士。这村离敌人据点较远，最近的伍仁桥、流罗离这里也有二十来里地，因为隔了一道滹沱河，敌人除每年照例地在冬季春季“扫荡”一两次外，平时到这里来的不多。

有这么好的客观环境，加上村干部努力工作，各样的工作都很好。

工会、农会、青抗先、妇救会、民兵、武委会、儿童团、剧团、夜校、识字班各种组织都健全；也正因为这村离敌人远，工作有基础，有一个时期，什么机关都愿在这里住，从冀中军区吕正操将军的司令部到区政府，大大小小的至少平均上十几个机关经常住这里，而且无论哪个机关部队住到这里，他们的全体人员都感到高兴愉快。现在住在这里的却只有一个骑兵团。

七八天以前，县里派来干部，布置立刻坚壁清野准备反“扫荡”。

村干部赶紧召开了会议，叫大家藏粮食埋东西，准备打游击。夜晚村长亲自拿喇叭筒子作了高房广播，全村紧张地动员起来了。吴二爷见到这种情况，心慌意乱没个主意：不信，活像敌人要来；真信，又没见敌人踪影。况且骑兵团的同志们，照常出操、跑步、打篮球、唱歌子，街道扫的干干净净，在树林里，战马一排排地拴起来，没有半点转移模样。

他拿不定主意，偷跑到地主老财张老东面前领教去。吴二爷在村里当粮秣先生这两年，也跟着群众斗争过张老东，但他认为斗的有点过火，在他眼里张老东并不太坏，人家经的多见的广，有经验有学识，至少也比普通人能耐的多。

他常把村干部的意见和张老东的意见加在一起用二除——做成他的意见。

张老东听了吴二爷的报告，摇着亮顶脑袋，表示绝不可能，说：“春天扫荡过了，夏天麦子没熟，扫个什么劲！”他接着提出伍仁桥据点没抓佚要车，跑安国的大车回来说城里没增加鬼子，劝

吴二爷别听村干部那一套，他说：“他们是无事生非，庸人自扰。”吴二爷根据双方情况，心里下了结论：敌人马上来不了。

就在当天夜里，他家住的两个骑兵班，悄悄起来牵着马到连部集合。

连部设在他的斜对门——张老东家客厅里，吴二爷不放心，跟到张家去看，见全连鞍马齐备，正要出发。张老东站在客厅里，窗户上透出他摇摇晃晃的大影子，像是坐卧不安的样子。吴二爷先干咳一声，表示打个招呼，随即进客厅去。张老东朝他点点头，吴二爷说：“情况准是很紧，看他们快的……”说到“他们”两字，头向院中一摆。

“打游击嘛！”话音里充满了讽刺和不满，像是故意叫院中同志们听的。

吴二爷才要答话，门帘一响，柱子进来了。柱子给张老东扛了十来年长活，跟张老东是叔侄相称的远门当家，他有四十多岁，参加了工会，不大开会也不愿学习，受地主的剥削他懂得，就是不愿正面斗争；对张老东有些惧怕，常想：工人增加工资是上级给订的，我犯不上得罪你，你乍刺，上边就会管教你。

“大叔！家里的人都起来了，东西也收拾好啦，多会走？”柱子问张老东。

“二青哩？”他反问了一句。

“吃罢晚饭就开会去啦！”

“开会！开会！一年到头光开会。我花钱雇长工，吃着我的饭，干着八路军的活儿，这份冤向哪儿说去。”吴二爷见张老东脸朝他讲话，便说：“这么晚还不回来，二青这孩子，真有些过分。”说完向窗外瞥一眼，看了看院里动静。

张老东说：“寿轩！（寿轩是吴二爷的官名）咱们谁也不等，叫你家人去，咱们一块走！”正在这时，骑兵们都出发了，马蹄在大街上咯噔咯噔乱响。老乡们也乱啦，牵驴牛，扛铺盖，背包袱，女人叫，孩子哭，一家人怕失散，嚷嚷着打招呼。张老东又急又怕，大声喊西院的女眷们说：“看你们这股坐折板凳熬干灯的劲，个挨个是痴眉麻搭眼的，都快滚出来。”

他回头朝柱子说：“你牵上青骡子，带着驴骡子，驮好被褥，挂好包袱，快快快！”

他自己紧了紧腿带，抓起松木拐杖，领头往外走，出门口正碰上吴二爷，两位家长没再说话，就并起肩走。这时队伍已离村很远了，老乡们也大部走完，街上稀稀拉拉的没有几个人。

出了村，听见炮直响，张老东碰了一下吴二爷的肩膀：“村里人净朝南和西南跑，不知为什么，依我看，桥上没增兵，北边准没事，咱们过河往北去。”

吴二爷说了声“可以”，他们便渡河奔杨家庄方向走。炮声从东北方面传来，张老东等高兴自己选对了道路，加快了脚步由杨家庄向西北方向走。约莫走到枣树营，迎面逃难的人流冲过来，人们跑的又急又快，问也问不出个准确情况，他们不得不转回头往南跑。

再返回河岸时，找不到渡口了，两位家长只好狼狼狽狽地领头蹚过河来。

过河后，柱子和牲口都瞧不见了。张老东急于赶上柱子，女眷们偏走不快，他一路骂骂咧咧地不住口，不管怎样着急，他们终于落在所有人的后边。东方天色发白的时候，远处晨雾弥蒙中，瞅见一个矮身形的人，用力往回拉牲口，牲口揪着屁股不动；张老

东看着像柱子，冒减了声：“是柱子吗？”

“是我，大叔！”柱子累的浑身是汗，两手竭力牵引缰绳，嘴里答话，精力却集中在连嘶叫带踢跳的驴骡子身上，顾不上看他们一眼。张老东憋了满肚子火，赶到跟前，朝牲口屁股上用力抽了一手杖，它才老实了。

“菊花青哩？”

“两个迎生子，谁也不迈沟，你越往前曳，它越往后揪，……”

“别说废话！菊花青骡子哪去啦？”

“刚迈过沟，过来个民兵，嫌它挡道，朝它屁股墩了一枪托，青骡子不是有后惊的毛病吗，夺开缰绳跑啦！”这时柱子才用袖子抹一把汗。

“你真是块废料。快走！”他把手杖一挥，表示不让柱子再说话。大家无言地走了半里地，张老东说：“寿轩！咱们踏地走吧！后面没人啦，道这么明，敌人来娄，准先碰上我们，咱们要替八路挡灾，就冤死啦。”吴二爷点了点头。

踏地走了三几里地，碰到一座坟，四周长满了绿油油的青草，青草深处，不知谁在这里挖了一个深深的地窖子，他们都坐在地窖子里。

张老东数了数连同他儿媳、侄女带柱子六口人，吴二爷家三口，一共九口人；大伙都累的一步也不愿意走了。张老东的脚上早已打了泡，他想：跑到哪儿也不保险，于是他叫柱子站在地窖外边看情况，索性躺下休息一会儿。

这时候天已经大明大亮了，野地里很安静，驴骡子磕哧磕哧啃麦苗的声音，催的张老东打起瞌睡，他的两只大铃铛眼闭上，活像反扣上两只大酒盅子。

“大……大叔!快……快点醒醒!敌人来啦!”柱子吓的脸黄口吃了。

张老东从梦里惊醒,探身向外看时,几个伪军业已走到跟前,见里面有人,话也没说就向里走。张老东伸开两臂堵住土窖口。前面伪军揪过他来,重重地打了几枪托,闯到窖里,先搜去他们身上带的钱,然后解开包袱,挑拣了几件好衣物就走了。

没过五分钟,又来一拨伪军,他们翻了半天见没有值钱的东西,动了火,狠狠地揍了张老东吴二爷他们一顿,然后匆匆地走了。

张老东的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,站也站不起来。他爬到土窖里,才要消停一下,柱子说:“嘿呀!可要萎命了,敌人的步队马队,遮天盖地,一扑面朝咱们赶来了。”这一下把张老东的魂都吓掉了,再也没有探身外望的勇气。吴二爷双手扶住窖口,吓的浑身打哆嗦,牙齿磕碰的乱响。

正没办法时,张老东一抬头,见距他丈数远处,坟山旁边的灌木丛里,爬着一个青石雕刻的乌龟,乌龟背上驮了半截石碑。像发现了救星似的,张老东在地窖里双腿扑通一声朝乌龟跪下。

他一招手,所有地窖子的人,都笔直地跪倒。他两眼含着热泪说:“神龟在上,信士弟子张东来(张老东的官名)在下,你保佑我们两家,躲过这场灾难,回头弟子年年香火,重塑金身。”祷告完了,头伏在地上,浑身颤抖个不停。

约有半点多钟,柱子偷偷爬出去,向远处瞅了瞅,敌人队伍早跨过他们很远了,他高兴地说:“大叔!这一回王八爷真显了

圣，你们看，敌人走过去啦！”张老东赶紧爬出去，小心地四下里一看，确实是敌人走远了。

他伸了伸腰，舒心地出了一口长气，腰间一阵酸疼，他的浓眉一皱脸色一沉，用正经而严肃的态度教训柱子：“不许胡说八道，神龟蛟龙，有圣有灵！”

他们在这个地窖里宿了一夜。第二天傍黑子，柱子从外面打探出了两条消息：一是听到逃难跑回来的人说，日本鬼子这次“扫荡”是拉大网，把所有的军队老百姓都围到石德路，青壮年都捆走了，牲畜财物抢光啦！

另一条是听说日本军司令部，在沿河村住了一夜，杀人放火抢东西，沿河村所有烧不尽抢不完的东西也蹭践透啦！听到这个信，张老东白天夜里睡不着觉，连口凉水都咽不下去，他心疼逃难丢光了的東西，更心疼家里青堂瓦舍的两套宅院，后悔跟八路军一块逃难是上了当，不如压根儿留在家，保住自己的财产。

第三天柱子回来说沿河村老百姓，始终没逃完，赵三庆就是没走的其中一个。赵三庆捎来信说是他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才保护住张老东的房舍财产，但他说这仅能敷衍一时，长久的办法，就得联络敌人；他劝张老东他们赶快回村成立维持会去，并说河北的村庄都维持好啦。这个消息对于张老东，像吸两个烟泡一样，他兴奋了。

他想赵三庆事变以前在天津跑合儿，眼界宽，手腕辣，嘴头巧，能应酬各种人，拿他当枪使，对自己完全有好处。他分析这次赵三庆不离开村，一定有点名堂；后来，他想不管有啥名堂，保住财产性命顶要紧，再说几年来受八路军的气，也受够了，这

个世道该变了。

这天夜里他说服了吴二爷，他们一块赶回沿河村，到家就找到赵三庆，他们三人开了半夜的会，决定由张老东出名成立维持会，赵三庆自报奋勇连夜到伍仁桥打联络，并约定吴二爷第二天下午在河沿去接他……。

吴二爷战战兢兢地沿着大街往北走，风吹起鸡毛尘土夹杂着动物尸体的酸臭气味，刺进他的鼻孔，他用袖子堵住鼻口，更加快了脚步。

走到村北渡口上，朝北一望，连个人影也没有，河里没大腿深的水，稀淋稀淋地流着，沿河两岸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绿麦苗，风吹动麦苗，像一片波浪翻腾的绿海一样。在这里成天价辛苦劳动的庄稼人们不知哪里去了，麦苗和青草连长在一起，没有半个人耨它们一锄。

河边地横头上有个坟头，吴二爷坐在坟头上，掏出长烟袋来咝咝咝地抽烟，随着喷出的烟，他想：昨天还是八路军的粮秣先生，明天变成维持会的先生了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这变化太大了啊……他有点怅惘，后来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不管是你们哪一面当权吧，只要坐稳当了就好，姓吴的虽说是一棵随风的草，横竖谁来也离不了我这只拿笔的胳膊。”半荷包子烟末都快抽完啦，还不见赵三庆个踪影。

傍黑子，吴三爷等的实在不耐烦了，拔起屁股要走，这时河对岸露出赵三庆圆圆球球像个夜壶似的脑袋来。三庆知道吴二爷是专门等他，急忙从晃晃悠悠的浮桥上迈过来，没等吴二爷问话他就抢着说：

“成啦！成啦！一切都办妥当啦！”他四处望了一下，又哑住声

音讲：

“告诉你吧！成立维持会不成问题，我连袖章也带来啦！有袖章就算封官承印，什么部分都能接见；走！走！咱们到老东先生家一骨脑儿再说去。”

二

农会主任赵成儿的家，住在沿河村东南角。五手粗的一棵大叶椿树下，三间矮矮的房，绕房周围是篱笆夹成的小院。房是土坯盖成的，墙壁很早被烟熏黑了，木窗悬吊着，房梁上挂着百十枚黄色玉茭棒，还挂着两捆风干的红辣椒，上面蒙了层厚厚的尘土。屋子矮的站在炕上头顶的着房梁，烧焦了的炕席，常发着股焦糊味，空气也常是干燥呛人的。

这几间小屋虽然简陋，它可是沿河村革命种子生根长芽的地方；早在一九三七年冬天一个下雪的晚上，有个党的工作同志来访赵成儿，他们整整谈了一夜，两个月后这间屋里举行了沿河村头一名党员——赵成儿的入党仪式，此后这屋成了全村的政治活动中心，村里的新党员新干部都是从这里得到栽培教育的。

赵成儿是活动中首脑人物，村里的大事——减租减息啦，缴送公粮啦，参军打仗啦，没有不经过他的；他也好管小事，抗属的地没种上他要管，孤儿寡妇没水吃他要管，两口子吵架拌嘴他也要管；他常说：“当家就得多管事，管事不能怕麻烦。”

他每天忙的像个走马灯似的，围村转来转去，常是端起饭碗来被人叫走，睡在被窝里又被人拉起来。

他整五十岁了，个性倔强，脾气暴腾，动不动就与人吵几句，

话板生硬的呛的人喘不过气来。因为他满肚子心肠为大家办事，谁都原谅他这点毛病，大事小情都要找他，把他当成沿河村的当家人。

别看他啥事都干，他并不爱管家里的活儿，他老婆常说：“一百家你管了九十九家，就是不管自家。”

这次反“扫荡”的任务布置下来，忙的他两天两夜没有睡觉，各部门都开过会了，他总是放心不下，像往常一样，除非他亲眼见到下边怎么搞，他才能松一口气。今天村长王金山又到区里去开会，他更得要亲自检查一番。

主意拿定，便想先到学校里看民兵开会的情况，由屋向外走时，他老婆讲话了：“铁钢他爹，你等一下，咱们那点粮食朝哪坚壁呢？”

“朝哪坚壁？”他想：哪里坚壁也行，这点小事还用问我，我的公事还忙不过来呢。没哼气就走出小院了。

进了学校的大门，听见有人大声讲话，嗓音粗的像吹喇叭：“……我们有二十几个壮小伙子，有十七支大枪，有百十个手榴弹，加上咱这把大眼盒子；这么硬的家伙还怕个毬，不怕，什么敌人也不怕。

我早代表大伙向上级打保票啦。这遭儿反‘扫荡’我们第一要协助主力军作战，第二要保护老乡们转移，第三捉两个鬼子缴他两挺机枪美一美。”

赵成儿听出这是民兵队长张胖墩在讲话，张胖墩说话跟他的脾气是一样直出直入的，把一切问题看的简单容易，没见他害怕过，他也没上过愁，多么紧急危险的事，也是自自然然的不在乎，他说话本来没条理，分析问题也不强；可是，从听区委的几次报告